童芷苓三襲大香港

關於李鴻章將歐美，以後續談，現在須話分兩頭，一談忽然從歸合國大廈，飛到香港過路，回上海去改期三次的周信芳（麒麟童）九十歲冥壽的紀念演出，却正好被香港中文大學「富逢們」半途殺了出來，硬請她照她在紐約「林肯中心」和聯合國一樣，在中大來一次「示範表演」並做談講演京劇的許多源流歷史。可惜她原說上個月底到港，後又改期，並從紐約她女兒小蓉女家，直通了個星球借電感的折線電波遠洋電話——

「三月十號登機，十一號早晨八點（！）到九龍啓德機場，一九八二年三月她領導「上海京劇團」，梅葆玖——小梅蘭芳領導的「北京京劇團」突然空襲大香港，日夜唱了十六場。她在上海、京津半年只演一次的優待地位，在香港照從走外埠的辦法，晚晚一出，週末還加日戲地幹，她人高馬大，牛棚被一個姓江的婦人講她隨便一住就是一十二年！而健康竟然因此學習成了一條牛！她不在乎，那「武則天」，唱一次，而「王熙鳳」却唱了三次！

現在此文見報時，她大概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禮堂，已重來一次「聯合國驚煞國外官」的示範表演了。

在童芷苓的字典裡面，發現少了一個字，而這個字就是「老」

非真不語

陸天台

她說完，她女兒——已住兩半球三年半的女兒，再向一位「上海安娜」重說一遍，這應該對於東半球與西半球，中間有一條瓜分的子午線，是計及的了？我承這位上海太太的美意，她放下電話一小時後，居在在半夜給對不可能的情況下電報到了我。於決定去接機，作在香港第三次見面！

三十多年久別，她大難不死，一九八二年三月她領導「上海京劇團」，梅葆玖——小梅蘭芳領導的「北京京劇團」突然空襲大香港，日夜唱了十六場。她在上海、京津半年只演一次的優待地位，在香港照從走外埠的辦法，晚晚一出，週末還加日戲地幹，她人高馬大，牛棚被一個姓江的婦人講她隨便一住就是一十二年！而健康竟然因此學習成了一條牛！她不在乎，那「武則天」，唱一次，而「王熙鳳」却唱了三次！

蘇共領袖讀函授班

蘇共領袖洲爭科（契爾年科）病逝，由戈巴切夫（戈爾巴喬夫）繼任。

戈巴切夫只有五十多歲。他連入蘇共中央只有十三、四年，入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也只有幾年而已。他的冒升，是相當快的，歷屆蘇共領袖，無一能與之相比。

據說，他也是蘇共歷屆領袖中，給西方人士印象比較好的一位。今年初他訪問英國時，各國輿論對他都有好評，並有不少期望。

戈氏早年畢業於莫斯科書記。儘管是方面大員，還是百忙中抽時間學習，讀農學院函授班。一九六七年畢業時，他已三十六歲了。

他是法學士，為什麼還要擠個函授班的農學士銜？不得而知。我推測，蘇聯幾十年來搞農業都搞得不大好，他多學這點常識，是希望國家好吧？又或者，當時勃列日涅夫已有意培養他為接班人，叫他學點農業知識，希望對他將來治國有幫助吧？

這些當然都是書生之見，未必如此，寫出來博一粲而已！

海角噴吹

杜鵑爛漫時

港九物語

港督府開放讓市民進去欣賞杜鵑花之日，對戶吳太動員吳先生、大小姐、二小姐之外，又動員陳先生和陳太一家人，最後又動員我亞八，她道：「港督一年花費幾百萬去料理、保養，不去享受一下，很蝕底噪！」吳太幾乎是年年也去港督府賞杜鵑的，今回已記不起是第幾次了，難得她年年有此雅興，但今年除了吳先生勉為其難作陪外，她誰也動員不起來，我亞八也敬謝不敏啦！老實說，那次進入港督府，是因為它是禁地，有神秘感，才有興趣，再去已不覺得是什麼「享受」了，除了人頭湧湧，賦得熱鬧兩字之外，別無其他，要賞杜鵑嗎？每朝到半山區三馬路晨運，已可賞個夠！說實在的，如果賞杜鵑，我對三馬路那幾棵「朝天傘型」的杜鵑更加欣賞，它們像倒豎的巨傘，每樣的花朵，真是成千上萬，彩色繽紛，令人目不暇給，晨運時候，一邊呼吸新鮮空氣，一邊欣賞嬌艷欲滴的杜鵑，比之到港督府人擠人，實在寫意的多。不過港督府每年開放都吸引幾萬市民，能將禁地開放便已值得「欣賞」。

醒呂詞詩

生查子

勿留後遺症吧！

無疑案底多，都屬後遺症。
若問邁環球，開者皆頭擰。
事乃在人為，而不關天命。
欲保好聲名，積極來防病。

天九牌九

香港既有麻雀館，又有天九館，但絕大多數香港人，即使雀癖很大的，依然敢信十居其九未曾進過麻雀館觀光。

那是因為該類場，絕對不是適宜作為什麼觀光用的，因為賭博成分高於一切，名為娛樂，其實有什麼樂呢？

而且入麻雀館的雀客，根本上作局之心，與外邊的人完全不同。他是走着錢進去，盡量搏殺的，與一般會通人在外頭的玩耍，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至於天九館，因為進去過的人是更少了，所以內裡氣氛如何，自然是更為想當然到極點。因為大九到了這個時代，已經變成了是一種比較冷門的遊戲，拿來作賭博工具，又似乎不加制裁。

最普通的一種賭法，就是以玩天九為名，而以賭牌九為實的那種。

只要一聲轉，就立刻可以將天九變成牌九，所以場方除非為了應付大的熟客，才要眼開隻眼閉，否則根本上就不供應天九牌給你，試問你如何可以玩起牌九來。

但天九却不能了了，因為利用一副天九牌，可作的種種雜賭，實在太多了。所以當然不能

看「印度之路」

我是慕「甘地傳」之名而去看「印度之路」的，但發覺後英國女子誣指强姦被捕，就更覺其自討苦吃了。因為印度醫生會否因一位英國老婦對他比較仁慈與和藹，便改變了他對傲慢的英國人所持的立場呢？如果不會，則所有劇情均無可能發生。

當我看到這個印度醫生動員他的許多族人陪同，出錢出力帶引那位英國老太婆和她的未來媳婦去一處荒闢的印度山洞旅行時，便覺得他是那麼過份卑躬，及後在高山上被那年輕英國女子誣指强姦被捕，就更覺其自討苦吃了。因為印度醫生會否因一位英國老婦對他比較仁慈與和藹，便改變了他對傲慢的英國人所持的立場呢？如果不會，則所有劇情均無可能發生。

當我看到這個印度醫生動員他的許多族人陪同，出錢出力帶引那位英國老太婆和她的未來媳婦去一處荒闢的印度山洞旅行時，便覺得他是那麼過份卑躬，及後在高山上被那年輕英國女子誣指强姦被捕，就更覺其自討苦吃了。因為印度醫生會否因一位英國老婦對他比較仁慈與和藹，便改變了他對傲慢的英國人所持的立場呢？如果不會，則所有劇情均無可能發生。

台灣關係今在大陸吃香

客窗隨筆

今日台灣居民中不論本外省人往大陸探親、朋友與旅行者多。上海方面有台灣關係者多，他們在台親友以江浙人為主。去年十一月，有來自台北的上海婦人由港友伴往廣州晤其胞弟，她的胞弟早在漢口服務。她到廣州後，旅館方面知係來自台灣，即予六折優待，她的胞弟還未到，他要帶妻孥來。她問旅館方面他們來後可受同樣待否，答道：「當然一樣，不成問題。」明天他們來了，以後這五個人感到處處十分方便，例如乘車，都受旅館方面的特別安排。

前幾天有位姑娘住在我們家中，她來自上海，要候她來自台北的長輩，她說：「因為我有台灣關係，得到証明文件，同去時許多東西可以免稅，包括帶兩隻手表。我家的電話亦為台灣關係而裝妥，父親告訴他們：我們的台灣尊親常到香港打長途電話到上海，以我們那樣的人家，本來絕對不配裝電話呢……」我插口：「如何証明你們有台灣關係？」答道：「憑信件，婆婆給我們的信由香港我們的湖北同鄉轉上海。今日大陸重一切海外關係，香港並非海外……」我插口：「澳門亦然。」她又說：「廣州、上海比前更開放，若干本屬限外地人去的地方，也收大陸人了。屬於大陸人有錢的也多得起。」我感到正確。今日大陸人有錢的也多，北京農民不之擁有汽車者，香港爬格子動物中什九還重電車與巴士；偶然坐一次的士，已算奢侈了。

褒斜道石門

褒斜棧道，是古代留道的一條交通要道。「石門」是古棧道的一段，穿山隧道。褒斜道石門是在東漢永平六年到永平九年（公元六十三年至六十六年）鑿通的。根據考古現場考察，石門大體呈南北向，與褒谷谷道平行，與棧道在同一水平上，隧道平均寬度四點一五米，兩壁平均長度十五點七五米，平均高度三點六米。隧道內岩石裸露，表面修整平順，幾乎無斧鑿痕迹。何至如此呢？「褒谷古蹟輯略」中載清石爲所，經鑿既加如腐削」似已說明，原來石門大約是以火燒水激之後加以開鑿的。地下發掘還証實，漢代車軌之寬約合今一點五米，按石門內隧道平均寬度，當時的車輛可以在石門內並行。「石門銘」中還逼眞生動地記載了當時的情形：

「穿窿高閣，有車鱗鱗，威爽石道，肆壯其駟，千載絕軌，百輛更新」

又有說：「棧道歌」中「積薪一炬，隧道中均寬度四點一五米，兩壁平均長度十五點七五米，平均高度三點六米。隧道內岩石裸露，表面修整平順，幾乎無斧鑿痕迹。何至如此呢？「褒谷古蹟輯略」中載清石爲所，經鑿既加如腐削」似已說明，原來石門大約是以火燒水激之後加以開鑿的。地下發掘還証實，漢代車軌之寬約合今一點五米，按石門內隧道平均寬度，當時的車輛可以在石門內並行。「石門銘」中還逼眞生動地記載了當時的情形：

「穿窿高閣，有車鱗鱗，威爽石道，肆壯其駟，千載絕軌，百輛更新」

又有說：「棧道歌」中「積薪一炬，隧道中均寬度四點一五米，兩壁平均長度十五點七五米，平均高度三點六米。隧道內岩石裸露，表面修整平順，幾乎無斧鑿痕迹。何至如此呢？「褒谷古蹟輯略」中載清石爲所，經鑿既加如腐削」似已說明，原來石門大約是以火燒水激之後加以開鑿的。地下發掘還証實，漢代車軌之寬約合今一點五米，按石門內隧道平均寬度，當時的車輛可以在石門內並行。「石門銘」中還逼眞生動地記載了當時的情形：

「石門」是古代褒斜道的一條交通要道。「石門」是古棧道的一段，穿山隧道。褒斜道石門是在東漢永平六年到永平九年（公元六十三年至六十六年）鑿通的。根據考古現場考察，石門大體呈南北向，與褒谷谷道平行，與棧道在同一水平上，隧道平均寬度四點一五米，兩壁平均長度十五點七五米，平均高度三點六米。隧道內岩石裸露，表面修整平順，幾乎無斧鑿痕迹。何至如此呢？「褒谷古蹟輯略」中載清石爲所，經鑿既加如腐削」似已說明，原來石門大約是以火燒水激之後加以開鑿的。地下發掘還証實，漢代車軌之寬約合今一點五米，按石門內隧道平均寬度，當時的車輛可以在石門內並行。「石門銘」中還逼眞生動地記載了當時的情形：